

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
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
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為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
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
之君疏河為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滑人
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
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
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為最召還在道用祀
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
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為端州兵馬監押

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閣門祇候
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
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
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
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
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沫澄早卒二女長亦
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
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
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

布衣飛籍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
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
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
乎齊君未矣茲所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
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為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不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太保諱景之廟為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為孫

太師諱化光之廟為第五子少以簡肅歷補三班借
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毅質
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章官能
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
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稅
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
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播喜倡事以相驚諱遂緣為
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
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蒲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
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

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
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
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
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
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其長子
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道出
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
之六月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丞通
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
村亦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

皆以材賢克承其家文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
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蕭蕭蕭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
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允薛有世次簡蕭蕭之碑
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
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爲陝西轉運使
屢爲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旣而事驗思之輒
復召用由是卒爲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

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
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
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
適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
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
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于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
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
爲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
文本文通早卒文敏山大理寺丞進士中第爲太
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
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子見汝輩必曰吾母
以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
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
縣太君文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
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
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五

碑銘三首

全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闕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公神道

碑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全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闕公神道碑銘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于梁晉
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
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



城爲濟州閻氏今爲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
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
習子史爲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
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畧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
爲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言
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
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
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
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言語粲然殿中皆竦動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
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
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
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
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闕於江淮與中國隔
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採
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
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
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
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

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
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
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
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閻君子
真宗卽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卽時召之已
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
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爲吾
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
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就道已而疾革
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

侍郎葬于鉅野大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富春縣君用
子貴追封泗水縣大君子男三人長曰某某官次日
某某官次日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
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
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
履道純正生於多艱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
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
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
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

脩詞曰

閩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挺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道碑銘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王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邠伯之故以無書曰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

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爲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爲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爲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閩州之西水遂爲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汝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

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大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思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陸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爲三司使兼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

撰同知天聖三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二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潮州惡溪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文公諭鱷而聽今公

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啣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隄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王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隄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爲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持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爲利曰吾豈惟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剏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隄乃成又爲長隄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

公因號其隄爲陳公隄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
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
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
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
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
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誥知祥符縣縣吏惡其
明察欲中以事而誥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
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誼言誥政苛
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誥欲加以罪公爲
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誥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

誥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爲轉運副使常以方嚴
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
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
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
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爲文
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
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
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
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
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

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
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
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
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
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
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
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
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
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

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
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
以儉約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
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
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
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
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
校勘博古殿中丞脩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
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
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

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子輦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闕德潛光有侯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

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饗其終唯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齋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

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
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
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叅軍始歸迎其母
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
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壻爲太師
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
三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

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
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又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
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
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
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
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
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

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澗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

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又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孰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

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勅力平賊
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
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曆三年
眷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
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
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
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
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
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
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
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
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
有言言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
刑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
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
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
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
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
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
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

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
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
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
臨事自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
其名子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
譜一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
一示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休吳越世實陪臣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比
中間幾息公奮白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立公必能天子用公一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東吏急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
公居三年快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
去專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
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
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五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六

碑銘四首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

公程公神道碑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

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銘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爲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竒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爲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爲寬簡歲終其課爲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爲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旣苦兵矣真宗初卽位益欲來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

以爲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以出爲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潘惟岳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可以自解公曰爲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爲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岳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旣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旣不可專任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爲詔陝西聽經畧使得自護兵公度言終

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爲戶部員外郎知秦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日悞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

祖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
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
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龍池
鄉之原頭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來請曰
願有述遂爲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鄩鄩爲妣姓之
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鄩而子孫散亡其
正名者自別爲曾氏蓋自鄩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
餘歲嘗微不顯及爲高氏而藏參元西始有聞于後
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夫晦顯常相
反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正
知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於世乎是故不宜
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
事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如在朝廷而
任言責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
議旣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
久而益可思者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有若著龜告而不欺
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敢人之難
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
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
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
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
餘年天下稱爲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
素七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餘年
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
世富貴而操履其於寒士性篤孝弟厚於朋友樂施
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
若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
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
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
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
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
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爲公縮頸其爲待制之
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
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
數劇飲大醉公旣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
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

校勘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
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夫
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曰雖屢
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
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
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
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
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
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
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旣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
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爲
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封
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
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
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
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
若殺而不首旣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
旣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
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
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

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爲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
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
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
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
奉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
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召爲
史館脩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
識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
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
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
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
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旣薄臨禍福
不爲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
下善人君子亨否爲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爲志豈
小哉豈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
至必皆有爲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爲豈其
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爲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
國公程公神道碑銘

上卽位之十有六年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爲參知

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
春縣令爲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
子太師其爲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
令其爲宣徽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中書令
其爲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
公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
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
師實爲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
俊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爲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
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

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
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
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
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爲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唯
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
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爲七
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爲中山
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
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
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
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於今百
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
自晉王即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
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
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
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
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使
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
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
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

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爲贛縣尉七年不代旣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顯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之徽聞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爲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沈實豈裔孫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爲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籠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惟文簡公旣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

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入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唯公字天球姓...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四年服

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秦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復行召試自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命脩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脩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脩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送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

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巳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永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满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

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
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
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
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
官怒言陛下雖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
爲陛下惜爾天子以爲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
以本官叅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
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
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
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

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率述出語及仲淹者皆
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
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
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
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
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
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
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
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
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

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畧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

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畧上公戒諸堡塞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為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

上柱國廣平郡公封戶一千四百而實封貳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名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

庶休厥躬有諫未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
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歐陽文忠公全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七

碑銘三首

大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

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大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碑墓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有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大尉克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
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

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
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
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
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
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
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
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
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
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

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又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

宰相也若水爲樞密副位罷召對殿中錢若水用者若水言公可自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

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

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公言願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許之公曰承規待此以瞑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若有人能為密使者奈何公曰內臣官不為密使者

公任事人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正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掌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

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拉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

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

梯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勸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貞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一夫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播紳故老

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為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

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
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
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
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
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土臨淄
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
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
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
臨川祖諱郇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
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贈太師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
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
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
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
徐稹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
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
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
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
數月克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
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

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
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
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
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
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
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
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
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
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真宗遺詔音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謂樞

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着冊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
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
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
加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者不
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
齒罷留守南京大典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
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
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

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中及外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

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

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公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凡

比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旣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人亡僅存有焯自公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
今旣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
祁遂爲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
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之他國有居譙者卽爲譙
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以來畜德蘊明世不
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
士中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德
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旣棄官服喪
于家旣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爲尚書郎然
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
楚氏某人女其賢爲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

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閒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與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群書日釀酒爲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子即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顧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了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旣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復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効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爲賢也噫今有人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

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隸轉
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
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其又爲之
詩以貽燕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
衣歿榮之存今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
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七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八

碑銘二首 附贊一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

神道碑銘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
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
軍頭巡檢邢洛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
能捕公以羶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
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
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
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棗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
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
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
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
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
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
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
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
已即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
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

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
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
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
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
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言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
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
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
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
路諸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
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

頃之士皆可罵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
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
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
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
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
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
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
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
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
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
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
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旣而上以富公稱爲宰
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
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
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
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
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
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龍衣金帶自

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又無功士大夫爭
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
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
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
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
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
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
右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
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及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
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
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
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
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
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
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
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
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
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
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

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綱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邦一作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維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曾國公諡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康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奉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曾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万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母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倚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毫以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二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為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閱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善判拔

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克
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
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
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
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
夏叛師出久無功時財用不足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
振頹弊以修百度旣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
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庶子言職公

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
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
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
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
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比邊議未決公獨以謂
中國戢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
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
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
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
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

臣元昊西師旣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謝拜皇祐三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旣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

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巖取智高毋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又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考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

丞知廣州英宗卽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二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讓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詔人負土伐石刻辭
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詔人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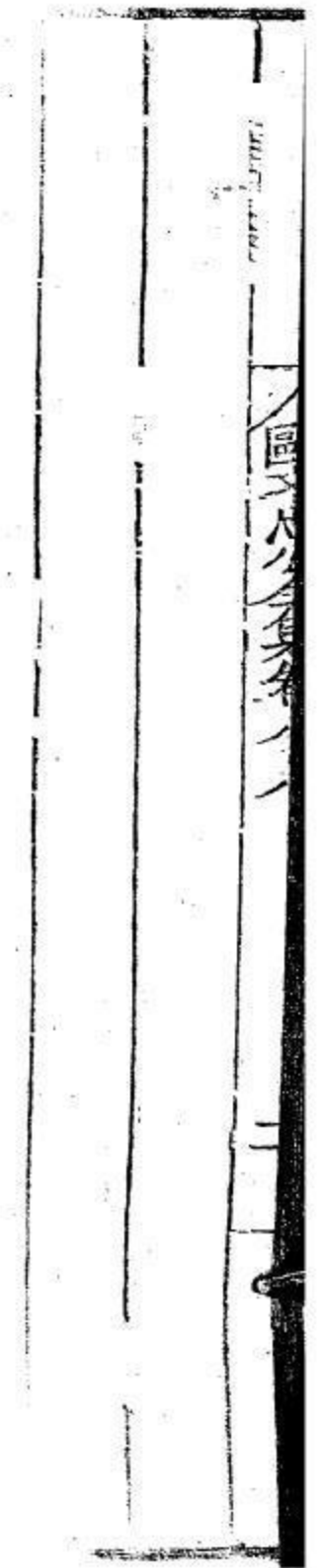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直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
必見于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今集卷八十九

六自

石曼卿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連處士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

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竒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竒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竒之謂曰母老少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歿直乂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

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觀令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視其家旣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竒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心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適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

天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旣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具州清河人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坦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之君辨愈明不可所奪服其能反篇之

遷威虜軍判官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吏部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壁州疑獄旣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具魏滄棣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居二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墜

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行契丹
兵指邢名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趙
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政可
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
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
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
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
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
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尚書屯田員

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聞古之有德
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旣不能祠君于漢
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
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
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
內殿崇班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
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
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性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

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貴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

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叅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

年尚少猶苦羸弱服田之
輒亦從諸君飲酒此兩君
耶雖他人服君一立不
皆解去而亦深師魯
九而君癯然嚼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
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
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
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疆者不自勉或
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
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

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
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
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
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
官贈其父太子中允母宋氏京兆縣太君於是遂致
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
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
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
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
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
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
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
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
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絳
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
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
厚孝謹多材能爲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
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爲

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旣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強起就職君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弟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乂而化旣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長孺

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于其墓旣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
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
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先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脩嘗
爲某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
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
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
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
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
皆尊禮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于鄉而君獨黜
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
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
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
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
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庶貧宗族之孤幼者
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
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
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
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
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
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

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
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
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
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
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
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
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軛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
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

君子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
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
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
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
之卒雖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
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
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
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
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竒花惟石
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

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
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
又辟句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
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
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
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
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
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憲公得喪
數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矣

死日不詳葬于王顯

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
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
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
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記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
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
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
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九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
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爲吳越王
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
顯方以儒學庶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
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
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
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
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
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
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以
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紵以資其學門
每夜讀書不止母爲滅燭止之君佯卧母且睡輒復
起讀年二十三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
科爲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右能政潮州自五代時
劉氏暴殘其民者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
是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
吏捕訊之某家號寃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
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
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
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寃君即日
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神明其佐宣州數決

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章君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肯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

立小祠如皐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皐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口公餽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爲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

及第公瑾爲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爲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年九月庚申公鍊等葬君子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爲周官久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勢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某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

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同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

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年五十五
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
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
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
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
有能政有文集一十卷君有子七人日諭鼎州司理
叅軍日詵湖州歸安主簿日謚日諷日諷日諷日諷
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
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

表丁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群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為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

書府君以父... 齋即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庶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

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作佳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長子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禮陵歐陽備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冀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秦

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
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
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
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
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
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
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
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
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
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
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
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
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
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
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
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
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
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
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

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大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塋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墓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大約公
年二十
即有腹
稿經四
十來年
修改方
有極作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不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

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

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特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

禮以來逢國大慶必加錫皇會應之而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

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扞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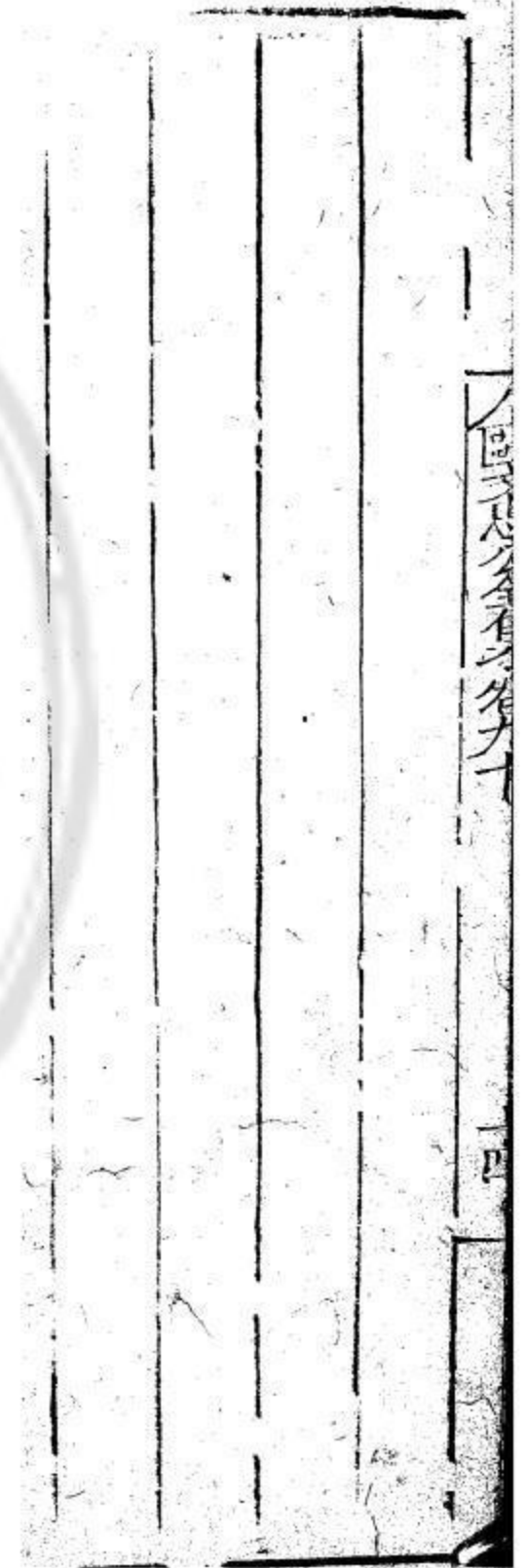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

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隣邑也其民聞其來謹曰此刻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群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

一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十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

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
法而君以掌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
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
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察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青
發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
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
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
闕扞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
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

郎勳上輅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在父諱某
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台娶饒氏封
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濟皆舉進士
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
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夫見戚戚之
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
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
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
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集卷九十一

文二十首

求雨祭文

求雨祭漢景帝文

祭桓侯文

北嶽廟賽雨祭文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又祭城隍神文

祈晴祭城隍神文

又祭城隍廟文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漢高祖廟賽雨文

祈雨祭張龍公文

祭薛尚書文

祭謝希深文

祭大理寺丞薛質夫文

祭叔父文



祭太常博士知懷州尹子漸文

祭尹師魯文

祭蘇子美文

祭鄭宣徽文

皇考焚黃祭文

求雨祭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重事也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爲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

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爲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旣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爲罪又甚於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荅此土之民之信尚享

祭桓侯文

謹以蔬肴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爲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救旱之功不遺一歲之稔稔則租賦科歛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爲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享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薄

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
嶽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修之
職旣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
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
蒙况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
旣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尚享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滁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
將熟而敗吏勤於職已成而地龍於吏民何怒何矣
山湫有祠樂可潛戲
人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否當且待

又祭城隍神文

滁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
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
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旣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
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
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
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徃弊防

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咎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內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城隍廟文

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慢則惧神罰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可補敢不勞厥躬咎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靈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招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爾孰難而孰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

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爲也况滌人畏信勤事
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
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脩輒以此爲黷者蓋哀
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黷神宜降
災於脩而賜民以福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
也脩之願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
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籍用
豐補敗雖有水旱之虞而民一遇大災
則厚自貶責務脩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
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
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于神賴
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闕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
及遠邇神之太惠如何可報吏之太過如何可逃惟
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
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
又頑傲愚冥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

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聽也然而明天子閱
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
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
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為而神之所甚易也苟
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
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
所布茲懇迫凶饗

祭薛尚書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

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
於此時欲以文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
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言之
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
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
其行已敢言是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葬
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明日祗役于滑謹用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性

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况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強。其後二年。再遷漢土。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吊。或賻其家。或力其喪。是夫為善之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此。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享。

祭大理寺丞薛質夫文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癯。莖華雖敷。不蒨而枯。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幸孔智通天。

曰命矣夫在聖猶疑況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縷
慕無孺孤莫觴爲訣已矣嗚呼尚享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
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
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縶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
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
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太常博士知懷州尹子漸文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就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
一齊其死宜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
較惟何人之可喜謂官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
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
吉凶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
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
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
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
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

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走慟嗟
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
而未送尚享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
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
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
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
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患予之多未
必若愛予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
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冤而
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
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
訣隱几待終頽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
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
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
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
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
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
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

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
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虵風雲變
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
落震仆如麻湏臾霽止而四顧自里山川草木開發
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
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
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誰人
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
後世嗟世之愚掩抑致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
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
子觴尚享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
脩曩在場屋公爲先進旣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
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
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申明舊之私永訣之情一
觴而已尚享

皇考焚黃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脩不
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墮其世得階仕
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
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
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
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
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
是喪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享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二

祭文二十三首

祭程相公文

祭資政范公文

祭杜祁公文

祭吳尚書文

祭梅聖俞文

魯祖魯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皇考太師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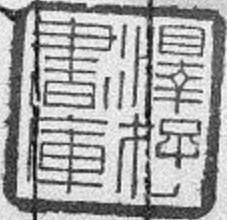
皇妣太夫人祭文

祭宋侍中文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祭石曼卿文

祭胡太傅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祭劉給事文

祭丁學士文

祭吳大資文

祭蔡端明文

青州求晴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祭五龍祈雨文

祈晴文

祭東嶽文

祭金城夫人文

祭王深甫文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八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嘗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

卮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予嘗感府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祇益悲傷惟公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在門昔者樽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

乎學占居今持方入負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
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
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群議衆排有事而思讐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
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
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榑榱傾巢破
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讒論是不仁
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
辨奸死惡生殆非其然乎其然乎其然乎死無所
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
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
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
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
豐腴公為轉粥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
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於
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
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

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志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已者
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
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
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窆哭不望帷銜
辭寫恨有涕漣漣尚享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
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晉守
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
老也閔世久也見念一作念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

也士少勤其身以于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
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
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
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
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
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
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
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一有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
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
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佳此搢紳大失所

以聚弟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脩謹率其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戩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柴子雖

窮厄日有聲名余猶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况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享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大夫

人之誥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
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
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
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
光闕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
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
恩而爲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祇畏竭其思慮勉其
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
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任繫身于朝不得瞻
望於家既執蓬可謹遣元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皇考太師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
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
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
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
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
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
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
四年孟冬祫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
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之

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
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
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
尉嗣立以告尚享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滎陽郡太
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
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
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
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
為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
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
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
哀愴之情謹遣兄之于嗣立以告尚享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
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
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既文且賢周達善問惟此
不朽有司之信輶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為訣脩等

之誠尚享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
臣歐陽脩伏觀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
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
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
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
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十萬世而叶吉同軌畢
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
姜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
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獾之薦冀伸犬馬
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
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
史李敷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丁亥曼
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
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
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
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

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柰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凄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今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麕麝。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今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惟公松栢凜凜。寒標他人。磨礪爭出。圭角公獨渾然。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子文之鄙。悞不能傳。三十年間。旣親且舊。哭不及喪。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享。

祭劉給事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

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煉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甃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煉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術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義而又接於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享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黷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慙快一特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

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
誰記是皆生則猶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
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吊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
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
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
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享

祭吳大資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子孟之學晁董之
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
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
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廬
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醕
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尚享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敷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
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
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

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為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為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苫塊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爲一喪之主嗚呼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死於親戚朋友乎况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享

青州求晴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

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
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
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
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
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
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
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
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
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太賜使收穫得以時而民足食
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
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
故敢以爲請尚享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母喪歸祔先域
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
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
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糲麥爲命而天久
不雨苗將稿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

禪之所作其忍不爲薄莫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訐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閔之

祭東嶽文

某此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閭方巾車而即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颺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哀尚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

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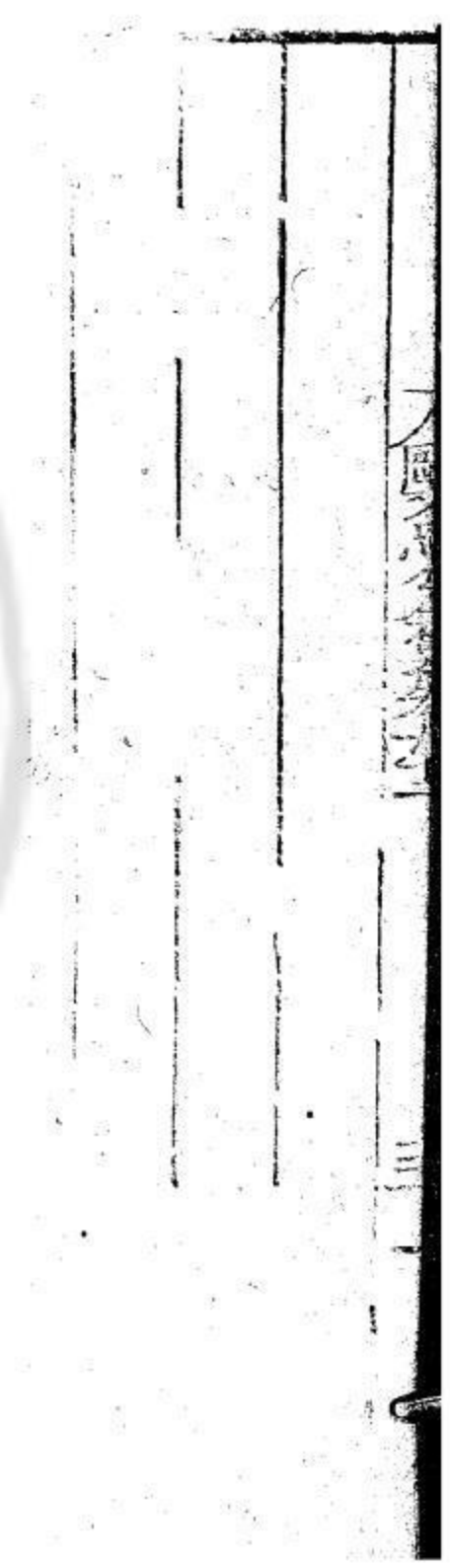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耻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况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之十三

書八首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答李詡第一書

答李詡第二書

與荆南樂秀才書

答吳克秀才書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與曾鞏論氏族書

答宋咸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
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

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葺尤為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竒恠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

宜少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答李詡第一書

脩白人至尊書及性詮三篇日以質其果是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為吾子辯况脩未及于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嘗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為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脩再拜

○答李詡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二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

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書
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
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
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
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
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
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
絕而無言蓋其言有詳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
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一問忠問仁義問

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
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
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
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
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
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
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
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
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
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

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畧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

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說說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欲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

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
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貧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
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始隨世俗作所謂
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
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
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
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
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
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
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此時人之爲者无不亡然已足
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
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
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
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
而已如其至之是真齊看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
前所爲旣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
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
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
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旣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克秀才書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
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
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
猶自患佺佺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
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
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
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
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
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
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
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
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
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
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
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
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
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
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
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
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

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
天地入于淵泉無不知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
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
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
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
焉幸甚幸甚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
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
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早介一賤士
也用不川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
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
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
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
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
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
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
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
稱職今介是未復臺門之闕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

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王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也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鄒者蓋

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孔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鄒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不能周悉幸察

答宋咸書

脩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爲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分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

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脩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

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
奉使出疆忽忽不得盡所懷惟以時自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二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四

書八首

上范司諫書

與郭秀才書

與張棐秀才第一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第二書

答西京王相公書

投時相書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白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
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

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聖乎廟堂之上與天子同言者宰相也天子曰

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

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

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借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違乃取羔鴈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旣致其意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設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旣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琺瑯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贊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斐秀才第一書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良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闕謁者以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庶問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賈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

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贖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

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削齊整凡今之紛蔽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尚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

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
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
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
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
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
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彼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
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
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
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疑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
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漸自堯典而弗道其前
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
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
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及欲求堯舜之已前世
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
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
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
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久族平百姓
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
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
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鷄豚以

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專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探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泚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

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湏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商補

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

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竹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作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大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

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欲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占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棊旋革為鞠也皆有法也而况書乎今世

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隸毋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及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

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
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
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
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
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
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
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
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
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文苦小
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
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特脩幸
得備下吏承寵光且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
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
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踈淺得蒙
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為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
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閣懦獨無能
之過以為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
心以為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為禱

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
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
以爲寵答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
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
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
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也
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
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
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西之
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

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
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
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
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
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
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
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
止旣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
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
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

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

卻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天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聞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五

書十一首

與范希文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求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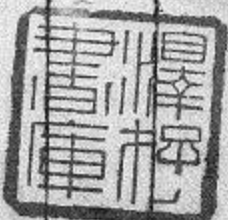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與高司諫書

與尹師魯第一書五首

回丁判官書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五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五

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
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
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拜與國
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
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
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
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
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
君子車也謝希深學士下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喜
泊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
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
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
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
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
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
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
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
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

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義又繁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又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闕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

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

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臯夔益稷之徒者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邵虎申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旣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壞傑竒怪若神人然非而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忘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况得身出於

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
圍執鞭朴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
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
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徃徃而出凡士之得身
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
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
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
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
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
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

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獨念昔
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
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
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
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
不爲無恩矣某不肖莫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
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
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耆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
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
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書校書論文章書

脩頌書啓家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曾亦說足下所爲

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幸又長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

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

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矍然知希文之當逐亦

高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悞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

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
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
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
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
魯過襄州計今在郢文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
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
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
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
幸又聞夷陵有米麩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
茶菴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叅轉運作庭趨始

愛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
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惧責人大深以取直爾今而思
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闔於朋友此似未知
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
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
有人以罪出不則見爭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
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
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
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
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

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又矣往時玷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凡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罵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常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

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徃來秋寒
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
日到縣脩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
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并脆足以盡
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為况
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為少事且遣伊入京師
於今未四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
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

鯁言事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
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
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王
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
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
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
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
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
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
取法此傳為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

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為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齊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 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况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敘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為是其善甚善子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為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况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通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柰何前後相失如此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胃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苦初失時脩素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况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非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 慶曆五年夏

其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
又卧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
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卧在牀
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
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
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為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
漸平生所為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
惡較壽夭吾徒所為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
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
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

惟於故人書問尚有遲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
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疆於書
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子漸為人不得縷述
脩自知之然其所為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
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
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
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
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
為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
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曰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